

世界各國對識字教育均十分重視，聯合國更將一九九〇年訂為國際識字年（International Literacy Year, ILY），針對全球的文盲人口，將展開為期十年的掃盲工作。我國亦不例外，積極推動成人基本教育。

文盲低度開發地區的一項特徵，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統計資料，在一九八五年全世界十五歲以上的三十二億人口數中，成人文盲數近九億人，而在亞非地區的文盲人口數則自一九七〇年的七億六千萬漸增到一九八五年八億五千多萬人；對於向來重視義務教育的工業化國家而言，不識字的人應該早就不可能存在；遑論會有文盲問題。直到本世紀中期起，各工業化國家才陸續意識到：雖然人民都受過長期的學校教育，但國內確實存在著數以百萬的文盲或半文盲人口。如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擴充教育部門，在一九七二年提出一份文盲者極需受到幫助的報告（莫慧如，民 79）。因此工業化國家多紛紛投注人力、經費在推展成人識字教育上。

## 二、世界各國的文盲問題

開發中國家多半曾遭受殖民的厄運。在殖民期間，教育淪為統治者宰制人民、統合全民意識的工具；在獨立之後教育雖成為國家整合的手段，但教育機會卻為社會菁英分子所獨占。在開發中國家面臨解決貧窮與饑餓的同時，如何能適切地支配有限的資源發展教育，的確是個難題。如非洲地區的衣索比亞和莫三鼻克等國，幾乎完全仰賴國外的民生補給，以解決連年的饑荒，在這種情形下，實在難能有效地降低文盲率，抑止文盲人口的增加。開發中國家的人口成長速度常快速過教育提供及成長的數量，致使有不少人口根本沒有機會接受教育。以巴基斯坦為例：其人口年增長率為 3.1%，也就是二百五十萬人；但是每年的基本教育只能提供一百萬個入學名額，其餘的一百五十萬人因此沒有機會接受教育，便無可避免的加入文盲的行列中了。

文盲向來在先進國家被認為是少數現象，在移民大量出現後，文盲因此被視為移民者才有的問題。加拿大在一九八七年所作的識字調查，以具有生

活於社會中所需的讀寫算能力者為功能性識字，結果發現在全部四百五十萬的功能性文盲中，就有一百萬的功能性文盲中，就有一百萬人是屬於移民者（黃富順，民 80）。工業社會的生活多元且複雜，為順應生活的變動性，要吸收的各類資訊十分繁雜，如果不隨時代而充實自己，昔日的學者在現代，也可能因為所會的知能已無法應付日常生活所需而成為功能性文盲人口之一。另外，參加過識字課程的成人學生，如果不在學習之後經常利用機會練習，其習得的讀寫技能也會在一段時間之後退化，而有重回文盲的可能。

一九八五年全球人口中有二十三億四千六百萬人識字，而有八億五千七百萬（占 26.8%）是文盲。文盲率以非洲地區（54%）最高，亞洲（35%）次之。以性別來區分則女性文盲比率很高，尤其在亞、非二地。開發中國家的文盲率從一九七〇年的 48.09% 降到一九八五年的 36.9%，但文盲人口仍由七億三千萬人增加到八億三千八百萬人。目前有印度、中國大陸、巴基斯坦、孟加拉、奈及利亞、印尼、巴西、埃及、伊朗等九個開發中國家的文盲人口數超過一千萬，幾乎占去全球文盲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三。在一九八五年已開發國家的文盲人數約為二千萬人。其性別差異方面，已開發國家文盲人口數從一九七〇年到一九八五年間降了一千萬人；其中十分之四是男性，十分之六是女性。

雖然工業化國家的文盲人口數有逐年下降的趨勢，但是仍不容忽視，只要社會不斷進步，識字的標準便會不斷提升，文盲問題就會存在。為解決社會問題重要影響因素——文盲——以追求國家更進步發展，成人識字教育在工業化國家的重要性是受到相當注意的。

### 三、我國文盲問題及研究動機、目的 3-5

台灣面臨社會的快速變遷、經濟的發展、知識的爆增、科技的迅速發展，使得人們必須不斷的學習新知識、新技能，以因應學習社會的來臨。赫欽斯（Hutchins, 1968）指出：「人人學習的社會以二大事實為基礎：一是閒暇時